

〈九龍衙前圍村歷史與文獻〉出版緣起

張瑞威

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

2006年12月9日，將是九龍衙前圍村第廿九屆（十年一屆）太平清醮的正日。（有關醮會儀式日程，可參考附錄。）香港的學者們對打醮並不陌生，在宗教的意義上來說，打醮是「侍陰侍陽」，祈求圍村平安；而在現實的意義上，打醮亦是村落向外顯示財富和團結的機會。不過對於衙前圍村的原居民來說，這次的打醮卻具有深一層的意義——從清朝雍正時期開始，衙前圍村民每十年進行一次打醮，三百年來從未間斷，但面對市區重建，遷拆在即，這一次大概是該村最後一次的打醮活動了。對研究本地歷史的學者來說，這次活動也極富象徵意義，原因是衙前圍是九龍現時僅有的舊村，所以當12月10日醮會的終結，可謂正式在九龍的明清以來的宗族社會上劃上了句號。

筆者最早踏足九龍衙前圍村是在2000年，當時與游子安和卜永堅兄共同接受了黃大仙區議會的委託，編寫《黃大仙區風物志》，在編寫的過程中，筆者負責了「古舊村落」一節，遂開始了這個村落的研究。研究的期間，筆者多得吳九鄉長、梁錫麟先生、吳佛全先生、何其強先生、林文輝先生等等的幫忙，收集了族譜、碑刻、筆記和口述歷史。《黃大仙區風物志》在2003年出版後，筆者將該區搜集得來的各種文字資料複印一份，送給了華南研究中心收藏。這批資料，有兩份是前衙前圍鄉長吳渭池（1884-1975）在臨終前的自述，分別是〈吳渭池傳略〉和〈初期出海的中國海員〉，均由衙前圍村村代表梁錫麟先生得來的。據梁先生說，這兩篇自述均是他的「契爺」吳渭池在臨終前一年（1974）向他口述，而由他即席筆錄而成。

吳渭池是一個傳奇人物，他是香港的第一代工會領袖，他於1884年4月11日出生於衙前圍村，父親從事耕種，農閑則在渡船工作，因家境貧

困，吳10歲才上學，但只上了一年「開蒙」，便因父母雙亡被迫輟學，為鄉民放牛以得溫飽。1901年開始，17歲的吳渭池開始他的海員生活。由1901年至1909年，先後在不同的外國商船上工作，先由德國「地亞時號」，轉至該國另一艘商船「黃忠號」，又轉至英國商船「雙窩力號」、美國「德哥打號」、「中國皇后號」、「西伯利亞號」以及加拿大「俄國皇后號」，月薪也由最初的三元逐漸遞升到二十元。1909年，吳渭池時26歲，在日本橫濱參加了孫中山為推翻滿清政府而組織的「聯義社」，利用海員的身份，暗中運送反清郵件、彈藥，甚至護送革命黨人進出中國和日本。1914年，當船停泊在溫哥華時，吳渭池與其他海員在船上召開了一次工人集會，組織了「公益社」，規定社員在每次出海時繳納社費一元，若遇社員在航行中遭遇意外或生病，由公益社撥現金三十元，以應急需，至於其他津貼，則視乎情況而定。1916年，吳更以「公益慈善社」的名稱在香港正式註冊，有會員三千，是香港海員工會的前身。

吳渭池也是老革命，1937年7月，日本發動侵華，爆發了「盧溝橋事變」，吳在事件後加入了共產黨。為了配合抗戰，他在船上和港口屢次進行募捐，每次航行都能募集到一、二千元，以救濟傷兵和難民。1939年，更趁「加拿大皇后號」入塢大修，吳發動了船上三十多名工友，組織慰勞團，吳親為團長，旅惠陽探訪正在抗日的東江游擊隊，獲得當地六百多名游擊隊隊員並隊長曾生的歡迎。1940年，吳渭池57歲，結束他四十年的海員生活，返回衙前圍村居住。但鄉村的生活並未使他忘卻國難，他帶了一子一姪起程去東江交給曾生參加游擊隊，當時香港的幾家報紙均刊登了消息，以大字標題「送子從戎」以作表揚。此外，他又改革吳氏宗祠內的義學，並親任校

長，聘請南方學校四名進步教員負責執教，日間開辦小學，夜間則舉辦青年國語進修班，時日夜就學人數多達二百人，經費主要來自吳氏宗祠。

有趣的是，吳渭池也是地方精英。1941年，日軍開始攻擊香港，在戰爭期間，香港治安非常惡劣，衙前圍村公舉吳渭池為鄉長，主持村內一切事務。吳在村中組織了維持治安的自衛隊，使衙前圍村免受匪徒的搶掠。由於衙前圍村在當時比較太平，遂吸引了不少「出嫁女」返鄉避難，一些圍外的富人，也要求給予保護。1941年底，日軍開始佔領香港，香港治安雖回復正常，但經濟的崩潰令許多人捱餓，吳渭池憑著他略懂日語的方便，向日本軍方要求配給糧食，結果為村民爭取到十大麻包大米，每戶分得五斤，渡過短暫的難關。日治時期，日軍為拓展啓德機場，遷拆了附近的上下沙埔、蒲崗、新舊隔坑、上下元嶺、石鼓窿、打鼓嶺、沙地園、豬屎寮等一帶村落。衙前圍村雖不在清拆之列，但住在圍外的部份村民卻受到影響，許多被日軍遷徙至九龍塘模範村，在吳渭池極力爭取下，日軍始同意在模範村以石建屋，並委任吳為村長。未幾，吳從軍的兒子被日軍俘虜，並在赤柱監獄就義，而吳亦被舉報為問題人物而被捕，受盡酷刑，後得友人四出運動，並以數千元作為擔保才得以出獄。為免再被逮捕，吳遂遠走惠陽，直至光復，才重返香港。

1945年光復後，吳渭池重回香港，仍然在香港海員與衙前圍村村民中有極大的影響力。這年，他組織了「香港海員工會」，1948年，被工會會眾選為主席，連任十多屆，直至1961年才退休。退休後的吳渭池仍積極參與衙前圍鄉的鄉務，時值香港政府為大建徙置區，要向衙前圍村收回吳氏宗祠所在土地。吳渭池仍任鄉長，往訪廣東省長陳郁和廣州市長曾生尋求援助，這使得吳氏在日後能爭取到較佳的賠償，除了補回土地重建祠堂外，更獲准建立至德學校，以延續以往在祠堂內的義學。1975年，吳渭池以91歲高齡與世長辭，但在去世的前兩年，得義子梁錫麟的協助，完成了〈吳渭池傳略〉和〈初期出海的中國海員〉兩份自述手稿。

總括來說，這兩份材料詳細記錄了20世紀初一個香港海員的經歷，包括他如何由農民而成為海員，並以此職業為生約40年；由如何在退休後以個人的閱歷和積累的財富擔任了鄉長，使衙前圍村渡過艱難的日治時期。其實這種經歷在香港甚至華南社會中並不罕見，但少有文字記錄留下來，因此這部傳記可以補充這方面的不足。更重要的是，這傳記所記錄的不只是個人的瑣碎事情，更是與香港甚至中國的整體政治社會環境息息相關。

前年，華南研究中心主任蔡志祥兄，在閱看這兩份資料後，建議整理出版。於是，筆者便開始與中心秘書黃永豪兄籌劃出版事宜。我們當時的想法是，既然這兩篇資料是村民自己的東西，我們便盡量保持原來的文字，不作刪改，只在懷疑錯別字的旁邊加上括號，寫上我們認為對的正字而已。與此同時，為了豐富內容，筆者開始聯絡和鼓勵其他村民寫上他們自己的故事，結果成功找到了吳佛全先生寫下他在戰時的經歷，更難得的是他繪畫了當時村落的分佈圖，這對我們研究九龍歷史有很大的作用。在筆者力說之下，梁錫麟先生也記錄了一些曾與衙前圍村有密切關係的人物，不過由於敘述過於零碎，為著增加閱讀的方便，筆者代他合湊成一篇文章，經梁先生的審閱後，也同意是他的意思。

這個專號，是衙前圍村幾位村民的自述，但為著增加讀者對衙前圍村歷史的了解，筆者寫下了〈九龍衙前圍吳氏祖先的追尋〉，作為開首的文章。